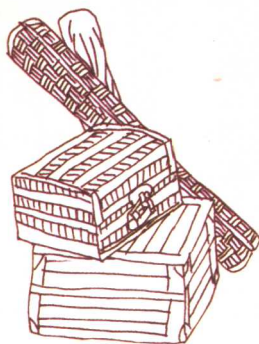


◎ 范锡林著

◎ 神秘·惊险·悬疑



革命党人潜入吴州城，却立刻被清兵重重包围。万分危急之际，出现了一位机智少年，还有一只会说话的聪明八哥鸟，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引着他们走进了一条古老的秘密通道。然而，怎样才能从这条曲折而充满了险情的地下通道中走出去？那一笔用来筹买起义军火的黄金究竟藏在那里？而逃出来的革命党人中，谁是那个狡猾而歹毒的内奸？

秘道

少年大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 范锡林 著

◎ 神秘·惊险·悬疑

秘道

少年大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道/范锡林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12

(少年大传奇)

ISBN 7 - 5324 - 4662 - X

I. 秘... II. 范...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188 号

秘 道

范锡林 著

朱金元 插图

周艳梅 整体设计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7 插页 4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37,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5324-4662-X/1 · 1866(儿) 定价: 12.00 元



范锡林

195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8年到江苏靖江插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靖江市文联副主席。从80年代起，至今已发表作品达200万字，近年来在少年惊险传奇小说创作及童话创作上颇有追求。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避邪铜钱》、《小巷三杰》、《无字秘藏图》，长篇童话《灶王爷和他的朋友们》、《芹菜胡子小老头》、《我有奇功我怕谁》等十多本专集。曾获「巨人」首届中长篇优秀作品奖，并两次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有作品在台湾出版，并有多篇作品翻译介绍到日本。

目录

204

影

魁星阁秘

音

160

巧夺玉观

130

蓝蚂蟥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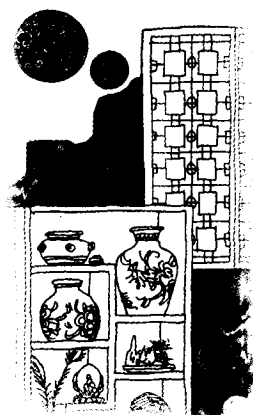
天籁吟

72

点睛墨

4

秘道



时值初夏，江南古城吴州城里，那小巷口，那石桥畔，棵棵垂柳，绿阴拂地，若不是那巍然高耸的城墙的遮拦，还可看到城外那蜿蜒的惠龙山的一派郁郁葱葱的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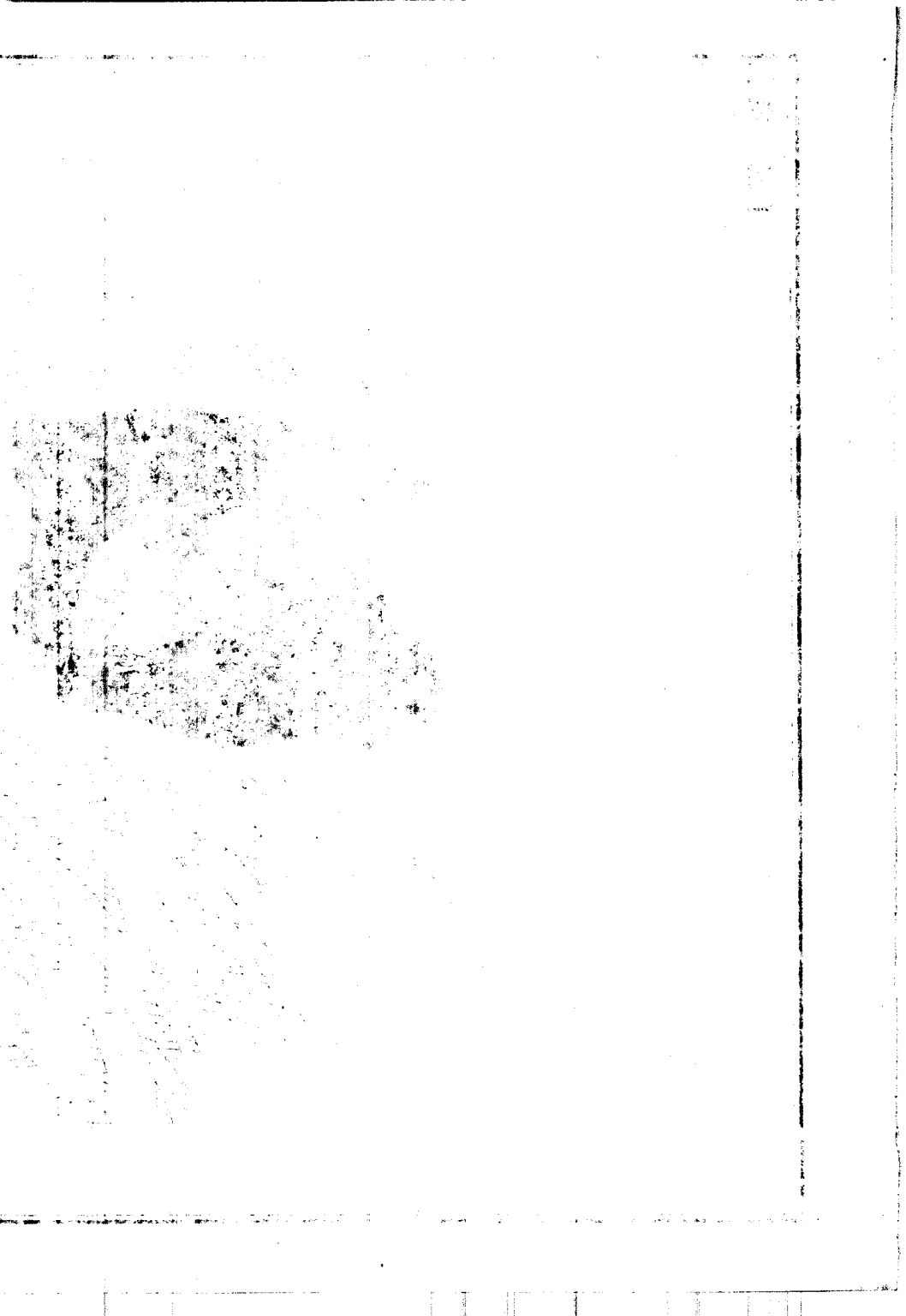
已到了黄昏，平地里那灯火灿烂，笑语喧闹，人影来往的大牌楼街口，今日里却显得有些冷清，只是……

秘道



【秘
道】





时值初夏，江南古城吴州城里，那小巷口，那石桥畔，棵棵垂柳，绿阴拂地，若不是那巍然高耸的城墙的遮拦，还可看到城外那蜿蜒的惠龙山的一派郁郁葱葱的气象。

已到了黄昏，平日里那灯火灿烂，笑语喧闹，人影来往的大牌楼街口，今日里却显得有些冷清，只是偶尔才有几个迟归的酒客，在那青石板铺就的大街上摇晃而过，但一瞥见那不时经过的穿着“绿营”字样号衣的兵勇，吓得赶紧躲到街边上的屋檐下。然后便急急地像避开什么凶神一样，低头弯腰地逃走了。

大牌楼街南口子上，有一家老字号的富春酒楼，门面半开着，偌大的店堂里也没有几位顾客，靠东窗一张桌子上有三个做生意人模样的客人在那儿啜着陈年花雕酒，似乎很有味儿地嚼着这个店里的拿手菜酱烧肥鸭。

胖堂倌过来问：“客官，酒够了吗？”

那中间的一位，像是小老板模样的年轻人说：“够了，再给我们来一碗面吧！”

堂倌答应了，正待要走，那小老板却唤住了他，轻声说：“今天这城里有什么事吗？怎么街上冷清清的？”

胖堂倌朝外小心地看了看，俯身道：“前些天，城里抓到了一个革命党，是个要犯，今儿个，省城的抚台大人也来了，听说，要亲自提审这革命党呢！唉，这年头，这些闲事还是少管些吧！”堂倌嗟叹着，急急去端面了。

夜幕降临了，整个吴州城里，暗沉沉的，唯有城南的知府衙门，却是灯火辉煌。衙门正门两边，雁翅般八字排开两列兵弁，四盏老大的灯笼，上有“江南巡抚”字样。看来，这巡抚大人，当真是亲临吴州城了。

就在后花园的水榭里，也正在摆着为巡抚大人接风的酒宴。酒宴上杯觥交错，谈笑风生，坐在上首的那一位头上有红宝石顶戴，身穿二品朝服的，不用说，便正是朝廷大员、皇室贵戚、江南巡抚端康了。

然而，谁也没有觉察到，就在这当儿，在那花园的后墙外，闪出三条黑影，其中一人，“嗖”地甩出一根绳子，绳子上拴着个小钢锚，恰好卡在围墙里一棵大梧桐的枝桠里。然后，这三个人，一个接一个，抓着这绳子，翻进了围墙。其中一人来到围墙下一扇小后门旁，小心地拧开了小门上久已生锈的一把铁锁，然后便一起悄悄往那水榭处靠近，躲在一座嶙峋的假山后面，盯着水榭里的动静。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要想干什么？

这三个人正是刚才在富春酒楼里吃面的人，那个小老板模样的叫陈佑民；瘦瘦的，刚才甩绳子的那个叫杨飞；还有一个矮墩而粗实，最年轻的叫朱庆。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秘密的革命会党中人。他们之所以来到吴州城，夜入知府衙门，是想干一件惊人的大事。

因为就在三天之前，他们的一位好友，也是会党中人，名叫罗清，受江南革命党总部的派遣，到吴州城来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料，正在接头时，却突然被官兵包围，激战中，

来接头的那位吴州城的会友当场牺牲，罗清则受伤而被俘。

根据得到的情况，要想劫狱，凭革命党眼下的力量是十分困难的。正好，这时听说，巡抚端康要去吴州，于是，陈佑民就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以奇袭的方式，劫持巡抚端康，用他作为人质，交换被捕的罗清。因为这端康乃是清皇室的贵戚，二品大员，只要把他捉住，那知府刘儒帆必然担不起这么重大的干系，也就不敢不放罗清。用陈佑民的话来说，这一着叫做“将军抽车”。

这个计划虽然很冒险，但事到这地步，也不得不冒一下险了。因此，总部同意了这一方案，由副会长余人龙亲自出马，负责接应，陈佑民、朱庆、杨飞组成行动小组。他们一千人员，今天一早进了吴州城，事先分头作了一番细细打探，发现尽管街上有些巡查的官兵，衙门口也似乎戒备森严，可那衙门里面却防卫松弛，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下手的机会。

这会儿，水榭中酒宴已经结束，只见知府刘儒帆将宾客一一送走，最后才恭恭敬敬地送出那已经醺醺而醉的巡抚。

“来人，扶抚台大人到东暖阁安歇。”

“喳！”两名亲兵小心地搀扶着端康从长廊处走过来了。

这可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陈佑民他们三人，憋着股劲儿慢慢地逼近。

那两名亲兵根本不知此刻危险已经降到他们头上，当他们转过一个弯，来到一座假山旁的甬道上时，左面的一位亲兵只感到突然一股冰凉，直穿后背心，没待他叫出声来，已经向后倒下了。右边那个亲兵察觉有些不妙，刚要回头看时，脑袋

上“砰”的一声闷响，也瘫软在地了。这正是朱庆和杨飞，分别用短剑和流星铁锤，十分利索地结果了这两个亲兵。而在此同时，陈佑民已经一步扑上，一把卡住端康的脖子，用一柄雪亮的匕首顶住他的太阳穴，沉声道：“别作声，要活命，乖乖地跟我们走！”

那端康此刻酒已醒了一大半，连忙点头：“是，是，在下遵命就是了。”

朱庆和杨飞急忙将两个亲兵尸体拖到假山背后，然后架着端康就一起往那已经去掉锁的后门直奔而去。

后门口，早已有另外两人在接应了。其中一人，三十岁不到，白净脸，显得斯文又沉着，长衫掖在腰里，手握一支双管手枪，他就是余人龙；另一位，辫子盘在额前，一身短衣装束，是他的助手葛云。

“大哥，端康已擒获，咱们快走！”陈佑民激动地说。

“好，赶快奔西门，那边防卫空虚，此刻在城门洞里值守的只有四个老兵。”说此话的葛云手里拿的是一颗土制的炸弹。

余人龙却没有作声，只是着意地看了那垂着脑袋被拖得踉踉跄跄的端康几眼，似乎在想什么。

他们疾行快奔，直向西而去。可是，刚走出不到半条街，迎面就闪出一队官兵，全部是刀出鞘，箭上弦，似乎是早就在此严阵以待的样子。为首的喝道：“站住！”

葛云胳膊一抬就想扔炸弹，可是余人龙却眼疾手快，一把挡住了他：“不行，一炸响，会引来大批官兵，快，穿小巷！”

谁知，那队官兵竟然没有来追赶他们，只是“嗖”的一声，放了一只红色的焰火。那焰火如同一支闪亮的箭一样，直冲夜空。这支红色焰火一起，位于那城中心的七层砖塔镇龙塔的最高一层上，仿佛是像呼应一样的，随即也放出一支黄色的焰火来了，不过它是横着放的，正对着红色焰火发射的地方。不用说，这是给城里的其他地方的官兵指示追捕的方向。

余人龙一看这情景，心中一惊。不好，看这样子，这吴州城里似乎早已有了安排，不用片刻，官兵马上就会团团包围过来，这可如何是好？

果然，当他们刚冲出那条小巷，来到另一条大街上时，大群的官兵已经从街的那一头冲过来了。

“怎么办？跟他们拼了吧！”朱庆叫道。

“不，我们不能硬拼，要想办法。”余人龙镇定地说。“对，我们还有这端康在手中，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陈佑民说道。

这时，清兵已经越来越近了。在火把簇拥下，为首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黑红脸大胡子的武官，是本城的都统，满族人戈图鲁。

陈佑民大声说：“听着，闪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要不，我们就把你们的巡抚宰了！”说着，将那匕首顶在端康的脖子上，一步步走向前去。

不料那戈图鲁却纹丝不为所动，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你要宰他，就尽管宰好了，要想让路，可办不到！”

端康一听此话，可吓坏了，挣扎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哀声道：“都统老爷，你可不能让他们杀了我呀，知府大人事先可是说好了的，保我不会受到伤害的呀！”

戈图鲁却阴冷冷地说道：“这，我可管不了。”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竟然连巡抚大人也不顾了！而且那端康说话的口气，也显然不像是个堂堂二品大员的身份。

余人龙心中一惊，一把摘下端康头上的顶戴，瞅了一眼，便往地上一扔：“上当了！”杨飞随手一锤就砸向帽顶上的那颗标志着二品大员的鸽蛋大小的红宝石，只听“啪”的一声，立刻碎成许多碎片。

“假的，是块红玻璃！”

戈图鲁得意地笑道：“对了，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巡抚大人，只是长相有点儿像巡抚大人罢了。这是知府大人设下的巧计，是用来钓你们上钩的鱼饵！要真是巡抚大人，还会让你们这么容易就抓住？”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是落进了一个十分阴险而且安排得十分周密的圈套！

说话间，那排得如一堵墙的官兵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那寒光闪闪的矛头已经几乎要戳到余人龙他们的身上了。就在这时候，杨飞大喝一声：“你们快走，我来掩护！”他一跃而上，手中的流星锤便如狂风一般扫了过去。只听得“啊”一声惨叫，首先被砸中脑袋而倒下的正是那跪在地上的假端康。在一阵“呼呼”声中，两个流星锤挟着劲风上砸下打，那一排逼过来的密密的枪尖顿时被磕得七零八落，而那些最前面的官兵也被这凌厉的锤风吓得连连后退。可就在这些长枪手的后面，却是

一排张弓搭箭的弓箭手和端着洋枪的快枪手，他们对准余人龙等，就要放箭开火。然而，却听得骑在马上都统官戈图鲁一挥手：“慢，抚台大人要捉活的！冲上去，生擒他们，重重有赏！”

那些官兵听说有赏，呼啸一声，持着刀枪就蜂拥而上。杨飞急了，大叫道：“大哥，完成使命要紧，别迟疑了！”说着，咬紧牙关，双手挥着那一对十六斤重的流星铁锤，朝着那些冲上来的官兵扑了过去。一时间，他那流星铁锤舞得密不透风；如一堵墙一样，严严地挡住了这街口。

余人龙一看这情景，知道再也不能踌躇，万一后面的官兵赶来，截断了退路，那可真是瓮中捉鳖了。他强捺住心头之痛，咬了咬牙，一挥手：“退！”立刻带着其他人奔进了另外一条小巷。

在小巷里跑了没有多远，就听得后面那大街上一声惨叫，那是杨飞的声音。不用说，他毕竟势单力薄，尽管用尽全力，却哪里能抵挡得住这么多人围攻！片刻工夫，已经多处受伤，终于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倒在血泊中了。他一倒下，官兵们便一拥而上，发疯般地喊叫着，追进了小巷子。

幸亏这小巷里还连着小巷，小巷又是七拐八弯的。余人龙他们在小巷中没头没脑地狂奔了一阵之后，追杀的声音似乎一时远了些。然而，没等他们喘过一口气来，猛一抬头时，便发现，糟了，他们已经钻到一条死胡同里来了，迎面是一堵黑魆魆的青砖高墙，两边挤得窄窄的也都是墙，连一扇门也没有。刚才他们进知府衙门后花园时用的那根带钢锚的绳子，偏偏

又是由杨飞负责拿的，现在当然已是人亡绳失。怎么办？再往后退出去吗？不行，那后面的追杀吆喝声越来越迫近了，官兵正在搜索包围过来。“跟他们拼了！”他们眼前顿时浮现出杨飞那坚毅而无畏的面容。可是，在这窄窄的小弄子里，就是格斗，也无法施展开身手呀。

余人龙到此地步，不禁长叹一口气：“我们死不足惜，恨只恨没完成总部的使命，贻误了大事！”说罢，他拿过葛云手中那颗土制炸弹，高高举过头顶，他已下了决心，准备一旦官兵冲到，他就拉响引信，一齐同归于尽，因为他们有一个念头，决不能活着被捕！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不知从哪里“嗖”地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影。那模样，分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可是那身形轻巧，动作快捷，竟如只狸猫一般，一眨眼已闪到了余人龙眼前。

这一干人全都一惊，急忙举起手中兵器，准备格杀。却听那黑影开口道：“先生，是我！”

余人龙一听这声音好生耳熟，定睛一看，不禁叫道：“啊，小兄弟，是你，你……”

“快，跟我走，我带你们逃出去！”

这孩子是谁，他怎么认识余人龙的？

二

这事还得从白天说起。

吴州城的西门街上，有一个城隍庙。每天上午，在这庙门